

红 楼 梦

校 注 本

中 册

[清]曹雪芹 著

中 华 书 局

红楼梦卷四十一

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

话说刘老老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因又斗趣，笑道：“今儿实说罢，我的手脚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；有木头的杯取个来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，也无碍。”众人听了又笑起来。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，可有一句话先说下：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”刘老老听了，心下战兢道^①：“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，谁知他果真竟有，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，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，从没见有木头杯的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使的木碗儿，不过诓我多喝两碗；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点子也无妨。”想毕，便说：“取来再商量。”

凤姐乃命丰儿：“前面里间书架子上，有十个竹根套杯^②，取来。”丰儿听了，才要去取，鸳鸯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那十个杯还小；况且你才说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刑的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他十下子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鸳鸯果命人取来。刘老老一看，又惊又喜：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足的似个小盆子^[1]，极小的还

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；喜的是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树木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个杯，没有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老老既要，好容易找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，才使得。”刘老老吓的忙道：“这个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饶了我罢。”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老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是小杯吃罢，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罢。”说的众人又笑起来。

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老老两手捧着喝。贾母、薛姨妈都道：“慢些，不要呛了。”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。凤姐笑道：“老老要吃什么，说出名儿来，我夹了喂你。”刘老老道：“我知道什么名儿，样样都是好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把茄鲞夹些喂他^③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依言夹些茄鲞，送入刘老老口中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这茄子，弄的来可口不可口^②。”刘老老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这个味儿了。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，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老老咤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这一口细嚼嚼。”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。刘老老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也不难：你把才下来的茄子，把皮刨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钉子，用鸡油炸了，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^④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豆腐干子、各色干果子，都切成钉儿，拿鸡汤煨干，将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^⑤，盛在磁罐子里，封严；要吃时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瓜子一拌^⑥，就是了。”

刘老老听了，摇头吐舌说：“我的佛祖^⑦！倒得十来只鸡来配

他，怪道这个味儿！”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子。凤姐儿笑道：“还是不足兴，再吃一杯罢？”刘老老忙道：“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，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，亏他怎么做来。”鸳鸯笑道：“酒吃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？”刘老老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，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，如何认得木头？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他坐，荒年间饿了还吃他；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嘴儿里天天说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，让我认一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，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，断没有那贱东西；那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么体沉，断乎不是杨木，一定是黄松做的。”

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只见一个婆子走来，请问贾母说：“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示下，就演罢，还是再等一回子？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他们，就叫他们演罢。”那个婆子答应去了，不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，复又斟上；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，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口边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旧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^⑧，众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站起来，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姑妈坐了，大家才便。”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儿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着实有趣。”说着，擎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宝钗道：“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会吃，也别饶他。”说着，自己也干了。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吃了。

当下刘老老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

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，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刘老老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^⑨，如今才一牛耳。”众姐妹都笑了。须臾乐止，薛姨妈笑道：“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老老散闷，遂携了刘老老至山前树下，盘桓了半晌，又说给他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刘老老一一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不解，因问：“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？”刘老老道：“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的黑老鸹子^⑩，又长出凤头儿来^⑪，也会说话呢。”众人听了又都笑将起来。

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，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倒也不饿，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，大家随便吃些罢。”丫头听说，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是两样蒸食：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样是松瓤鹅油卷。那盒内是两样炸的：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儿。贾母因问：“什么馅子？”婆子们忙回：“是螃蟹的。”贾母听了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会子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！”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，也不喜欢，因让薛姨妈吃，薛姨妈只拣了块糕；贾母拣了一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，递与丫头了。

刘老老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，各式各样，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，笑道：“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，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。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磁坛子，你先趁热吃这个罢。”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算了，刘老老原不

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显堆垛的，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盘了^[3]。剩的，凤姐又命攒了两盘，并一个攒盒，与文官等吃去。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他玩了一会，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大姐便要，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忽见这个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玩，且当球踢着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，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来。妙玉忙接了进去。众人至院中，见花木繁盛，贾母笑道：“倒底是他们修行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^[2]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。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“云龙献寿”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^[3]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^[4]。”妙玉笑说：“知道。这是‘老君眉’^[5]。”贾母接了，又问：“是什么水？”妙玉道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^[6]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笑着递与刘老老，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老老便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^[7]。

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。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，另泡了一壶茶。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体己茶呢。”二人都笑道：

“你又赶了来撤茶吃^⑩，这里并没你吃的。”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，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老老吃了，他嫌腌臜，不要了。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，一个傍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“弧廊翠”三个隶字^⑪，后有一行小真字^⑫，是“王恺珍玩”^⑬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一行小字^⑭。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。那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^⑮，镌着“点犀盏”^⑯。妙玉斟了一盏与黛玉。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^⑰。宝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^⑱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器了？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语说：‘随乡入乡’^⑲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。”

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^⑳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吃的了这一海^㉑？”宝玉喜的忙道：“吃的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的了，也没这些茶你遭塌。岂不闻‘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驴了’^㉒。你吃这一海，更成什么？”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，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轻淳无比，赏赞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这遭吃茶，是托他两个的福，独你来了，我是不能给你吃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“这话明白。”^[4]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^㉓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^㉔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

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，那有这样清淳？如何吃得。”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过茶，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

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腌臜了，白撩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，他卖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使得么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是我吃过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^③。你要给他，我也不管，你只交给他，快拿了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自然如此，你那里和他说话去？越发连你都腌臜了。只交与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，递与宝玉。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丫头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。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递给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老老家去，给他带去罢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，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^④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。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与众丫头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捶着腿，吩咐他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宝玉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老老逛，众人也都跟着取笑。

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，刘老老道：“嗳呀！这里还有大庙呢。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老老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。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四字？”众人笑的拍手打掌，还要拿他取笑。刘老老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丫头，要了两张纸，就解衣。众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，带了东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与他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

那刘老老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，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厕所来，酒被风吹，且年迈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眼花头晕，辨不出路径，四顾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，楼台房舍，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，慢慢的走来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。刘老老心中自忖道：“这里也有扁豆架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^⑩，得了一个~~月~~洞门，进去，只见迎面一带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波清水，流往那边去了，上面有一块白石，横架在上面。刘老老便踱过石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。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个房门，于是进了房门，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迎出来。刘老老忙笑道：“姑娘们把我丢了，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^⑪。”说了，只觉那女孩儿不答，刘老老便赶来拉他的手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的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刘老老自忖道：“原来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。一转身，方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

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

刘老老掀帘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，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，皆贴在墙上^⑩；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^⑪，竟越发把眼花了，找门出去，那里有门？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。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了他进来。刘老老咤异，心中恍惚，莫非是他亲家母？因连忙问道：“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。那位姑娘带你进来的？”又见他戴着满头花，刘老老笑道：“你好没见世面！见这园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。”说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。便心中忽然想起：“常听见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？”想毕，伸手一抹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将这镜子嵌在中间。因说：“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^⑫，可以开合，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，其力巧合，便撞开了消息^⑬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刘老老又惊又喜，遂走出来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的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后合的，朦胧着两眼，一歪身，就睡熟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他不见，板儿没了他老老，急的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两个婆子去找。回来说：“没有。”众人各处搜寻不见，袭人故数道：“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若进了花障子，到后门进去，虽然碰头，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；若不进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若绕不出去，可够他绕一会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回来。进了怡红院，便叫人，谁知那几个在房里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

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桶子，就听的鼾齁如雷^①，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。一瞧，只见刘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慌忙的赶上来将他没死没活的推醒。那刘老老惊醒，睁眼见袭人，连忙爬起来，道：“姑娘，我该死了！我失错并没弄腌臜了床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去掸。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被宝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摇手，不叫他说话。忙将当地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所喜不曾呕吐。忙悄悄的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随我出来。”刘老老答应着，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们房中，命他坐下，向他道：“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个盹儿。”刘老老答应：“是。”又与他两碗茶吃，方觉酒醒了。因问道：“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？这样精致。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。”袭人微微笑道：“这个么，是宝二爷的卧室。”那刘老老吓的不敢做声。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，见了众人，只说：“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他来的。”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时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没吃饭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他姊妹方复进园来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【注释】

① 战兢(dīān duò 捷惰) 也作“掂掇”。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卷五：“以手量物轻重曰战兢。见《庄子》注。或曰颠笃，音义同也。今各处口谈，尚有此语。又以一心权事之是否，亦用此二字。”这里是忖度事情轻重利弊的意思。

② 竹根套杯 用竹根雕制成的成套饮器。套杯：即成套的酒杯。《清稗类钞》“物品类”：“套杯，酒盏之大小相入者也。”又名“沓杯”。近人王瀣批云：“套杯亦谓之沓杯。《古今诗话》：‘刁约使契丹诗有云：饯行三匹裂。匹

裂，小木罂，以色缕木为之，如黄漆。’此盖今之沓杯，俗曰套杯。或六或五，外大内小。见《通雅》。”以竹根作饮器，当是古人别致的习俗。南北朝北周庾信《奉赵王惠酒》诗：“野炉然树叶，山杯捧竹根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蜀记》云：“巴州以竹根为酒注子，为时所珍。”下文所写十个大套杯，则以黄杨木根刻成。清东轩主人《述异记》卷中：“高江村杂记云：直大内，见三异物焉。……其一酒杯，二十有四，由大及小，如窣堵波，高二寸许，嵌木为之，质黄色有木理，薄如纸，柔软而轻，嘘气则可飞动，然能注酒。三者精巧绝伦。”

③ 茄鲞(xiǎng 享) 腌腊茄子。鲞：腊干鱼。《广韵》：“鲞，干鱼腊也。”宋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四：“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云：‘阖闾思海鱼而难于生致，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，故名为鲞。’”也泛指成片的腌腊食品。

- ④ 鸡肉脯子 风干的鸡肉。
- ⑤ 糟油 用酒糟调制而成的油，可用以浇拌凉菜。
- ⑥ 鸡瓜子 即鸡丁。用剥去皮的鸡脯肉或腱子肉做成。瓜子：指肉的碎丁。因其长圆如瓜形，故曰瓜。

⑦ 佛祖 佛教称修炼成道的人为佛，称开创宗派的人为祖师，合称“佛祖”。也专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。后亦泛称佛教的神。这里犹如说“天”。

⑧ 暖壶 这里指一种暖酒用的大壶，中盛热水，可放酒壶，使酒保暖。
⑨ 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 《书·尧典》：“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”孔安国注：“乐感百兽，使相率而舞。”石：指石磬一类的打击乐器。意谓舜的音乐非常悦耳，可以感得百兽随之起舞。圣乐：即指舜时所奏的音乐。

⑩ 黑老鸹子 本指乌鸦。这里实是八哥。
⑪ 凤头儿 鸟类头上的羽冠。
⑫ 禅堂 僧尼静坐参禅的地方。犹言僧堂。
⑬ 成窑五彩小盖钟 成窑：指明代成化年间景德镇官窑所烧制的一种瓷器。坯胎细腻纯净，白釉莹润如脂，造型轻灵秀美，尤以五彩者为上。（见清谷应泰《博物要览·成窑》）明高濂《遵生八笺·论饶器新窑古窑》：“成窑上品，无过五彩葡萄瓣口匾肚把杯，……成窑五彩，用色浅，颇有画意。”清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卷四：“成窑五彩，暗花而体薄者，鸡缸一对，价值百金，亦难轻购，本无多也。”小盖钟：有盖的小杯。钟：同“盅”。

⑭ 六安茶 产自安徽霍山县大蜀山。因霍山旧属六安郡，故称“六安茶”。明许次纾《茶疏·产茶》：“江南地暖，故独宜茶。大江以北，则称六安。

然六安乃其郡名，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。”《遵生八笺·论茶品》：“（六安）茶品亦精，但不善炒不能发香，而味苦，茶之本性实佳。”其中六安毛尖为贡品名茶，旧例于四月初八日进贡后，始得发售。（见清姚范《援鹑堂笔记》卷四十八）

⑯ 老君眉 湖南洞庭湖君山所产的一种银针茶。由未开叶的肥嫩芽头制成，色泽鲜亮，其味甘醇，香气高爽。《巴陵县志·物产》：“巴陵君山产茶，嫩绿似莲心，岁以充贡（原注：《省志》、《新通志》：‘君山茶色味似龙井，叶微宽而绿过之。’）”又传老子为长寿老人，长眉乃高寿的象征，以名“老君眉”，又有吉祥之意。据云唐时已作贡品，历代相沿。清时已不易见。清震钧《天咫偶闻》卷八：“茶以苏州碧螺春为上，……次六安之青者，若武夷、君山、蒙顶，亦只闻名。”

⑰ 旧年蠲的雨水 这里当指所谓“梅水”。清顾铁卿《清嘉录》卷五：“梅水：居人于梅雨时，备缸瓮，收蓄雨水，以供烹茶之需，名曰梅水。徐士场《吴中竹枝词》云：‘阴晴不定是黄梅，暑气熏蒸润绿苔。瓷瓮竞装天雨水，烹茶时候客初来。’按：《长元吴志》皆载梅天多雨，雨水极佳，蓄之瓮中，水味经年不变。《昆新合志》云：‘人于初交霉时，备缸瓮，贮雨，以其甘滑胜山泉，嗜茶者所珍也。’”蠲(juān捐)：同“涓”，清洁。这里是封闭使之澄清的意思。或说，蠲为“攒”的谐音字，聚集的意思。

⑱ 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一种精美的青瓷盖碗。官窑：宋代五大名窑之一。北宋大观、政和年间，宫廷自置瓷窑烧制瓷器，称为“官窑”。南宋顾文荐《负暄杂录》：“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，名曰官窑。”窑址在京师汴京（今之河南开封市）。胎骨有白、灰、红之分，釉色有天青、翠青、粉青、月白、大绿。粉青为上，淡白次之。南宋时，又于修内司置窑造瓷，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，通称南宋官窑。釉色微带粉红，浓淡不一。（见《遵生八笺·论官哥窑器》、清朱琰《陶说》卷二）这里或指清代官窑，即所谓康熙瓷。清许子衡《饮流斋说瓷》云：“自宋以来，已有官窑、民窑之分。官窑者，由官拨款支销，设专官监督之，以进上方，备赏赉者也。……官窑之中，更有御窑，所画龙，必作五爪，专备御用，下不敢僭，然达官贵人，亦得享用官窑器物。”《在园杂志》卷四：“至国朝御窑一出，超越前代，其款式规模，造作精巧，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。”脱胎：指一种凸印团花的青瓷器，相传用青色玛瑙釉，深浅不一，光润明亮，视若无骨，叫做“脱胎”。本为宋代汝州青器窑出产的一种瓷器，康熙窑也有仿制品。填白：以粉料堆填瓷上，再蘸釉汁，以增光泽，叫“填白”。盖碗：

一种较盖盅小的茶杯。上有瓷盖，或镂银盖，下有铜、锡茶托，为平时招待亲友之用。

⑯ 撤茶吃 撤，犹说“蹭”。沾光、揩油，北方叫“拿蹭儿”。这里即是“蹭茶吃”的意思。

⑰ 瓢甌（bān bó jiǎ 班博甲） 瓢、甌：皆葫芦类名，均可为饮器。甌：本为古代酒器，似爵而略大，一旁有耳。瓢甌：用瓢做成的甌形饮器。《清稗类钞》“工艺类”：“禁城园籞旷地，遍植葫芦，当结实之初，斫木成范，其形或为瓶，或为盘，或为盂，镌以文字及各种花痕，纳葫芦于其中。及成熟时，各随其范之方圆大小，自为一器。奇丽精巧，能夺天工，款识隆起，宛若砖文。乾隆朝所制者尤朴雅。”此饮器与下文之“点犀盃”，或系“调侃”语，另有含义。

⑲ 小真字 正楷小字。真：指真书，即汉字的正楷。也称“正书”。

⑳ 王恺珍玩 意即曾为王恺收藏玩赏，言其来历不凡。王恺：晋东海郡（今山东郯城县）人，司马昭妻弟，官至后军将军，是当时有名的富豪。

㉑ 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 元丰：宋赵顼（神宗）年号。眉山：县名，属四川省。隋为通义县，宋太平兴国初改为眉山县。苏轼为眉山人。秘府：又称“秘阁”，古代宫廷中藏图书秘珍的地方。宋文莹《玉壶清话》卷一：“兴国中，太宗建秘阁，选三馆书真焉。”这里“王恺珍玩”、“苏轼见于秘府”云云，只言其珍贵之意而已，不必看死。

㉒ 垂珠篆字 当即“垂露篆字”，书体的一种。因其笔划点缀如浓露，故名。相传汉代曹喜工篆隶，善悬针垂露之法。《初学记》卷二一王愔《文字志》：“垂露书，如悬针而势不遒劲，阿那若浓露之重，故谓之垂露。”清代印记所用的古篆中，即有垂露一种。（见《清史稿·舆服志三》）

㉓ 点犀盃（qiáo 乔） 用犀牛角制成的饮器。盃：碗类器皿。《方言》卷十三：“碗谓之盃。”犀：犀牛角。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中：“又有堕罗犀，犀中最大，一株有重七八斤者，云是枯犀，额上有心花，多是撒豆斑。色深者，堪为胯具，斑散而浅者，即治为杯盘器皿之类。”盃名点犀，或借李商隐《无题》诗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句意。一说，点犀，即通天犀，也称“通犀”。《本草纲目》：“犀角纹如鱼子形，谓之粟纹；纹中有眼，谓之粟眼；黑中有黄花者为正透，黄中有黑花者为倒透，花中复有花者为重透，并名通犀，乃上品也。”邓之诚《骨董琐记·通天犀》：“宋人竞贵通天犀。姚宽《西溪从话》云：‘犀以黑为本，其色黑而黄曰正透，黄而黑边曰倒透，世人贵之。其形圆谓之通天犀。’”通犀纹形圆，即有“点”意。《金瓶梅》第五十五回写蔡太师家招待西门庆，“当直的拿着

红楼梦 卷四十一

通天犀杯，斟上麻姑酒儿。”一说，点犀，应作“杏犀”。犀有诸色，以黄赤为一类，曰“亮犀”；青黑为一类，曰“硬犀”。杏犀，即亮犀中之一种，色黄透明，质密纹隐，似柔而实坚。

㉙ 绿玉斗 绿玉制成的有柄的饮器。明曹昭《格古要论·珍宝论》：“绿玉深绿色者为佳，色淡者次之，其中有饭糁者最佳。”

㉚ 世法平等 佛教名词。意即平等地对待世间的一切。《金刚经》：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法：梵文“达磨”的音译，指一定的规范、信条，或泛指一切事物。《成唯识论》卷一：“法谓轨持。”《成唯识论述记》卷一解释曰：“轨，谓轨范，可生物解；持，谓任持，不舍自相。”平等：这里指佛教的所谓“众生平等”，意谓对于众生，应等同视之，不应有高低、亲怨之分，在值得怜悯和具有佛性上，平等无二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九：“慈心一切平等，真如菩提自现。”

㉛ 随乡入乡 意谓到什么地方就遵从那个地方的风俗。比喻能适应环境。宋范成大《秋雨快晴静胜堂席上》诗：“天涯节物遮愁眼，且复随乡便入乡。”

㉜ 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大盏 指一种用完整竹根雕制成的松节大杯。九曲：《河图》：“黄河之水九曲，长九千里。”宋陶穀《清异录》卷下：“九曲杯：以螺为杯，亦无甚奇，唯蠡穴极弯曲，则可以藏酒，有一螺能贮三盏许者，号九曲螺杯。”这里用以形容松枝的曲折盘旋。十环：形容松枝的周绕连绵。节：《易·说卦传》：“其于木也，为坚多节。”一百二十节：形容松干的结节密布。蟠：盘屈；虬：《离骚》王逸注：“有角曰龙，无角曰虬。”一说龙子有角者曰“虬”。（见《说文·虫部》）蟠虬：或作虬蟠。《文选》卷五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轮囷虬蟠。”李善注：“虬蟠，谓树如龙蛇之盘屈相纠也。”吕向注：“虬，龙也。……言木形屈曲如龙之蟠。”这里即形容松干盘曲的样子。

㉝ 海 这里指浅而大的饮器。《闽杂记》：“闽俗盛宴，各馔必用大碗为敬，称为海碗。或谓海者，极言其大如海也。”

㉞ “一杯为品”三句 《茶疏·饮啜》：“一壶之茶，只堪再巡。初巡鲜美，再则甘醇，三巡意欲尽矣。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候，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，再巡为碧玉破瓜年，三巡以来，绿叶成荫矣。开之大以为然。所以茶注欲小，小则再巡已终。宁使余芳剩馥，尚留叶中，犹堪饭后供啜漱之用，未遂弃之可也。若巨器屡巡，满中泻饮，待停少温，或求浓苦，何异农匠作劳，但需涓滴，何论品赏，何知风味乎？”

㉟ 玄墓 山名，又名邓尉山，在江苏吴县西南七十里。相传东晋郁泰

玄葬此，所以叫玄墓山。山多梅树，花开时一望如雪，有“香雪海”之称。《清一统志·苏州府一》：“邓尉山……《府志》：汉邓尉隐此，故名。山多梅，花时如雪，香闻数十里。”

㊲ 鬼脸青 一种深青色釉的瓷。

㊳ “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”三句 王瀣批云：“意以为有唇吻芳泽在耳。按《华严经》婆须密多女云：若有众生唼我唇吻，则离贪欲得菩萨增长一切众生福德藏三昧，故净慈禅师有赞云：执手抱身心月净，搘唇唼舌戒珠圆。今妙公犹有此种分别，正是未了性欲空耳。”

㊴ 小竹椅 这里是“竹椅小敞轿”的略称。

㊵ 花障 有花草盘附的篱笆。

㊶ 碰头 乱闯的意思。

㊷ 琴剑瓶炉，皆贴在墙上 一种专作壁上装饰品的瓶炉等，一半扁平，可以和琴剑等一起贴墙悬挂。

㊸ 碧绿凿花 或指琉璃窑烧制的一种砖。《清会典事例·工部·物料》：“琉璃窑，烧造琉璃砖瓦。”凿花：砖出窑后再雕刻上花纹。凿：《广韵》：“凿镂花叶。”

㊹ 机括 也作“机括”，本是弩上发箭的机件。机为弓上发箭器，括为箭末扣弦处。张弓发箭，需以括入机，机动而发。这里指一种一触即动的开关装置，类似现在门上的弹簧锁。也叫“机关”。

㊺ 消息 机关上的枢纽。

㊻ 轩齁(hōu) 睡眠时的鼻息声。

【校记】

[1] “惊的是—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足的似个小盆子”，“足足的似个小盆子”稿本、乙本和金本同此，庚辰本作“足似个小盆子”，戚序本作“足有小盆子大”。

[2] “也尝尝我们这茄子，弄的来可口不可口”，“弄的来”与稿本同，庚辰、戚序和列本无“来”字。

[3] “就去了半盘了”，后一“了”与稿本同，庚辰、戚序、列本和金本作“子”。

[4] “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‘这话明白’”，“听了”原作“笑道”，这里从庚辰、戚序、列本、王本和金本改。

红楼梦卷四十二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^①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，吃过饭，大家散出，都无别话。

且说刘老老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，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虽然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，没吃过的，没听见的，都经验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，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，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^②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，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，睡着不舒服；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老老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的，不惯十分劳乏的^[1]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没像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在这里，要叫都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”刘老老道：“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。生地方儿，小人儿家，原不该去，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会走了，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。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；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^③，仔细撞客着。”

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着彩明来念。